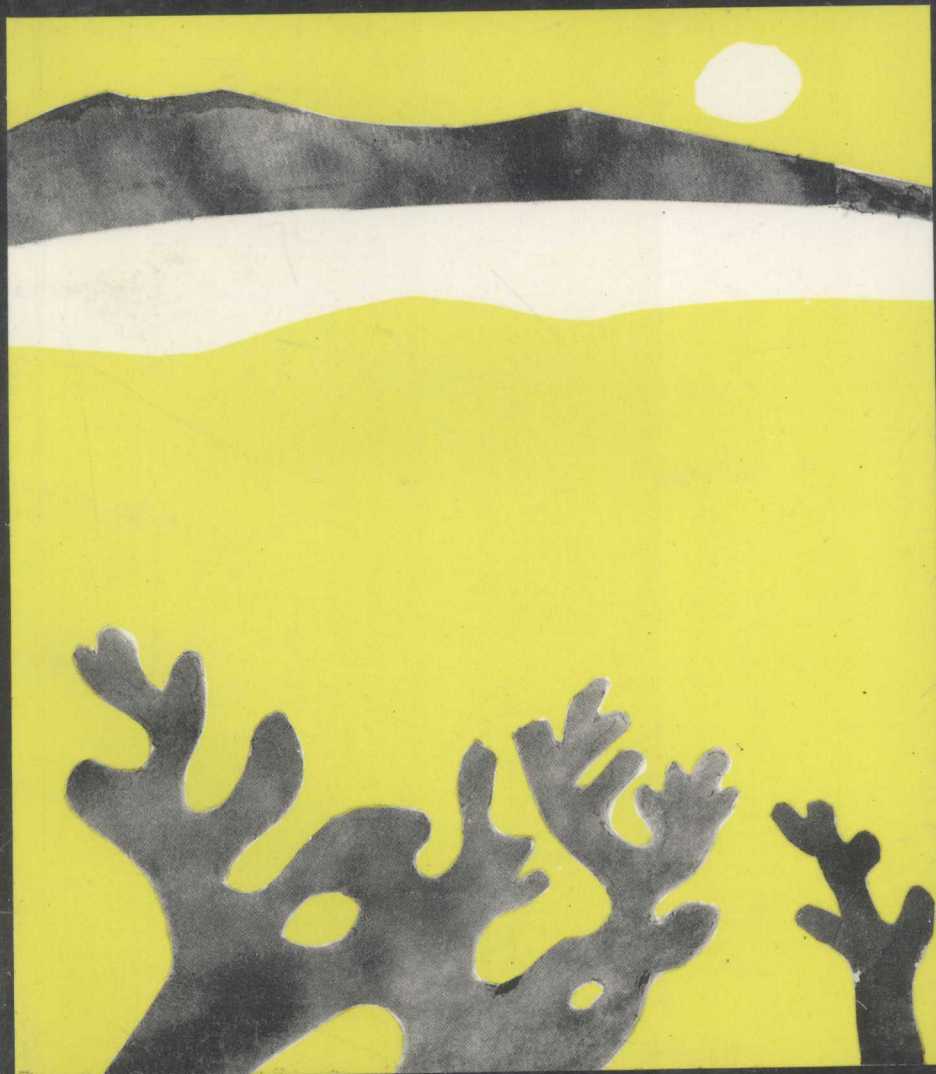


俞 春 林 著

鹿 回 頭



大 连 出 版 社

鹿

回

頭

俞春林 著

(辽)新登字 15 号

鹿回头

俞春林 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中山区大公街 23 号) 邮编 116001

辽东印务中心制版
辽宁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字数: 10 千字 印张: 5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责任编辑: 李新民 封面设计: 金成发

ISBN7-80612-106-4/1·24

定价: 6.00 元

序

冯冲凌

友人送来一部书稿，欲出一部小说散文集，前十四篇为小说，后十六篇为散文，代为序。

通览全篇，小说篇篇回肠荡气，再现民族历史片断；散文字字珠玑，醒目悦耳。虽同庚同学，自愧弗如。深喟“常读诗书传家久，多篇文章留世长”。

友曾自嘲为“白开水”，我则尤喜“白开水”式的文章，因它清、纯、真，清得澄明剔透；纯得天然无尘；真得原汤本色。

其实生活本色即“白开水”，虽有时也沸腾，但终会冷静下来。

如能，我也愿为“白开水”。

1995.6.21

目 录

小 说 篇

序.....	1
月亮，十五不圆十六圆.....	3
鹿 回 头.....	11
初恋无悔.....	21
端 午.....	32
她走进芳草地.....	37
好人小传.....	43
旗 袍.....	46
小说三章.....	47
最后一班车.....	53
白 票.....	58
嘘！彩票.....	68
最后一张彩票.....	72
希望工程.....	81
晚 情.....	95

散 文 篇

序 诗.....	99
农 友.....	100
晚 霞.....	103
雨中登峨眉.....	106
山 水.....	111
云雾烟雨三峡行.....	115
好雨知时节.....	118
四川麻辣绝天下.....	125
俄罗斯走笔.....	128
船到万县.....	133
天高云淡上庐山.....	136
话说杭州.....	140
桂林冬雨.....	142
漓江行.....	145
落 日.....	149
郭有恩和他的一班人马.....	150
跋.....	152

小 說 篇



月亮，十五不圆十六圆

—

都说是八月十五月儿圆，妈妈生下妹妹的那天，也是十五。这天晚上，天上不但没有月光，就是星星，也一个不肯露面。可怜的妹妹就在这样一个阴森森、冷嗖嗖的秋夜里来到了人间。妹妹生下来，爸爸被国民党抓了兵，这月儿能圆么？

妹妹来到人间第一个悲剧是吃不到妈妈的奶水，这新生儿起码应该得到的，她都得不到。妈妈瘦得皮包骨，哪里还有奶水喂妹妹？妹妹饿的半闭着眼睛，妈妈的眼睛也擦红了，眼泡肿得老高。我后来才知道，妈妈哭并不全是为小妹吃不饱，有人给妈妈出主意，让妈妈卖掉妹妹、说这样不但妹妹可以活下来，长大了还可以念书，妈妈还可以到他家去“住地方”，兼当奶妈子。妈妈只是哭，哭得我和大姐、二姐、奶奶都跟着哭。

哭有什么用，妹妹还是被领走了。妹妹被领走的第二天，奶奶病倒了，妈妈也因为没有了奶水，终于没有当奶妈。

二

爸爸一去，音信皆无。妈妈领着两个姐姐和我，好几天了，一直守着躺在凉炕上的奶奶。平时，奶奶顶属喜欢我：每天早晨，都是我给奶奶倒夜壶，倒完夜壶，奶奶便给我一个铜子，叫我去“吹糖人。”奶奶喜欢我，说我是吃糖人长大的，咀甜；我也喜欢奶奶，她的笑脸和墙上挂的寿星老一样。奶奶有讲不完的故事：什么秃尾巴老李呀、什么人参娃娃呀、还有什么狐仙、白蛇……奶奶说这些牛蛇鬼神都是些好心人。好多天了，奶奶不再给我和姐姐讲故事了。她总是躺着，不吃也不动，夜壶里也空了好些天了；奶奶已经没铜子儿给我，家里已经好几天揭不开锅了。

又过了几天，奶奶还躺在炕上；妈妈却和往常不一样，她红着眼睛，给奶奶身上蒙上了一张旧床单，脸也蒙上了。妈妈对我和姐姐说，奶奶罪遭到头了，该享福去了。姐姐躲得远远的；我听说奶奶要去享福，便嚷着跟奶奶一块去。妈妈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这天晚上，二姐和我呆在家里，妈妈和大姐，还有邻居林老伯、李二叔家里的几个大人，他们用一领破席片子，把奶奶卷上抬走了。大人都走了，屋子里一下子空得吓人。二姐一句话也不说；我在想着：奶奶享福去了，再也听不着奶奶给我讲故事了，再也不能给奶奶倒夜壶、“吹糖人”了。我悄悄地哭了，哭得伤心透了；看见我哭，二姐也哭了，她哭的也是那么伤心。我们小姐弟俩，抽抽搭搭地哭着，哭着，不知哭了多久，我睡着了。

三

二姐饿病了；妈妈狠了狠心，领着我出去了。路过公园，我从

一棵老橡树上掰下几块巴掌大小的蘑菇。妈妈说那蘑菇不能吃，和木头一样，煮不烂：我舍不得扔，用手绢包了拎着。来到热闹市，我走不动了，地摊上摆着的那些好吃的东西象绳子似地扯着我的腿：酒精、曲砖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豆饼，我不敢想，妈妈说，那要用成口袋的钱才能买到；我馋得直咽口水，真想抢上去抓几把好好改改馋，可是我不敢。卖酒糟的那个人长的太吓人，他的两只眼睛象两把刀子；每一个在这样的荒年敢出来摆地摊，地摊上又是摆着好吃的人，他们都长着这样一双能吃人的眼睛，我不再看那些倒霉的地摊，只是低着头跟着妈妈走着，我希望快点离开这里。忽然，我眼睛一亮，在我脚前不远的地方，一个亮晶晶的小铜圈把我吸引住了，我顺手把它拣了起来，把它包进了手绢里。

我饿了，嚷着要回家去；妈妈揪心地看着我，象是在说：回家去也没有吃的呀！我的可怜的傻孩子，我猜着妈妈在想什么，把手绢举起来对妈妈说：“把这些用水煮一煮，姐姐还在家里等着呢。”妈妈生气地把手绢抢过去，把包在里面的那些大蘑菇全都倒了；我委屈地哭了，我没有忘记那个金黄色亮晶晶的小铜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哈腰把它拣了回来，妈妈看见了，她要过去仔细地看了看，又放在手心掂了掂；我耽心妈妈会扔掉它，妈妈没有扔掉它，她拉着我的手就走。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走得那么快，她把我领进了一家小饭馆，大老远我就闻到了饭馆里那种诱人的香味，我真是太饿了，妈妈真好，她知道我饿了，就把我领到这里来，妈妈一下子变得很有钱，她买了好多豆沙包，油炸果子，还有两大碗烩菜汤。从记事，属这顿饭吃得最香，一直到今天我还能记住当时的情景，仿佛那香味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回到家里，大姐也美美地吃了一顿，只是二姐不吃。她对妈妈说：“白天我和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从墙上走下来一个小姑娘约她去玩；她答应了，说等妈妈回来了就去。妈妈害怕了，她打了二姐

一个咀巴，不让她再说；妈妈打了二姐，转过身去脸埋在手心，妈妈哭了。这天夜里，二姐死了；妈妈说，二姐也享福去了。我奇怪了，二姐不也是小孩吗？妈妈不是说过小孩不能去享这个福么？看妈妈在哭，我不敢去问。

四

二姐饿死了，大姐死也不肯出去讨饭；我就一个出去讨。妈妈不让我走远，只让我到附近的一家叫“四五六”的南菜馆里去要点豆沙皮回来。“四五六”是由几个南方人合资开的，因为我们家也是南方人，凭着乡情，每次我都能要回一些豆沙皮，剩菜汤，只是要不到剩饭；妈妈说，饭要用金子才能买到，上次那顿饭就是吃去了我拣的那个重一钱七厘五的金镏子。要点东西来，妈妈总是给我分的多，给姐姐分的少，姐姐还总是把分给她的那点吃剩下些留给我；我太不懂事，给我，我就吃。

五

大姐这些天更不爱动了，她总是对着墙角发呆。妈妈把家里的东西都拿出去换吃的了，家里除了一床破被子，再就剩了奶奶留下的那个苏州老家产的夜壶。

六

一天晚上，大姐也死了。妈妈没哭；我告诉妈妈，大姐也享福去了。

我发现妈妈最近脸好象胖了许多，眼睛也象墙上的寿星佬了，

动也不动，我想到了奶奶。我想，妈妈和我也要去享福去了，快点去才好，到了那又能给奶奶倒夜壶，奶奶又能给我铜子儿去“吹糖人”了。好久没听奶奶讲故事了，还有大姐、二姐，她们也都在那。我不敢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

七

吃了几天树皮以后，我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大便秘不出来，憋的直哭；妈妈一边哄着我，一边给我揉肚子，揉了一会儿以后，再用手轻轻地给我往外抠，抠出来的全是一些驴巴巴蛋一样的黑硬疙瘩。

八

这一天，干冷干冷，我搓搓冻得发紫的小手躲在屋子里看墙上的白霜：墙旮旯的地方，霜很厚，因为凸凹不平，明暗自不相同，我望着墙上的白霜，有的地方象面目慈祥的白发老人，有的象挤眉弄眼的雪娃娃，有的象挑皮的小猴子，有的象讨厌的小老鼠，也有的象中秋月饼上的玉兔，这些无论是好吃的月饼啊，还是好玩的小猴子、小老鼠啊，在它们的上面都洒了厚厚的一层白糖末儿，只要用手轻轻地一碰，就会喇喇地直往下掉白糖粒儿呢。

九

妈妈今天的脸色好看多了，在那整天布满愁云、显出浮肿的腊黄的脸上，好像现出了一点光亮来。从锅里舀了多半盆洗脸水，用肥皂往毛巾上用力地擦了一阵，然后用打肥皂的毛巾，往我这浮肿

得用手指一按就会出个小深坑的小脸上轻轻地擦了起来。直到毛巾上擦肥皂的地方已经变了颜色。把我从前额到后脖子全都擦洗一遍以后，妈妈才把毛巾放到水盆洗干净；再擦，再洗干净；再擦。终于使我这张由于饥饿变得浮肿而发亮的小脸现出一个畸形少年原本的颜色来。

妈妈不再象往日里那样总端详我的脸没个够。今天，她一眼也不看我，就是给我洗脸的时候也把两眼直盯盯在挂霜的墙上，泪珠一个个滴在水盆里。

妈妈把一件缝洗得干干净净的姐姐穿过的旧花衣服给我穿上，领着我走出了家。到公园里玩了一会儿，又领我到中山广场去转了一圈。直转悠得我都有点儿走不动了，我又一个劲喊冷，这才七拐八拐把我领进一个胡同，在一座四合院的大门外站住了。冲着大门外一棵半死不活的槿树，好好呆愣了好一阵子，她似乎犹豫了一下，紧接着便拉着我的手走进了大门。

上屋的二道门虚掩着，里边挂着厚厚的棉门帘子，从缝里往外冒着热气。

我记不清我是怎样被妈妈领进那间温暖如春象蒸屉似的小屋，妈妈和那屋子的主人——我后来的养父母又是怎样经过一番商定后，把我从饥饿的死亡线上移植到饱暖舒适的乐园之中，直到我知道自己是被妈妈用十六斤棒子面的价钱卖掉了，我含着泪暗暗地恨起妈妈来。

十

四八年的冬天，冷得特别，也慢得特别。养父因旧病复发，一命呜呼了；我和养母在埋葬了老人以后，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搬家，大概是因为生计。

养父去世不久，养母也病倒了。一天，她把我叫到她的眼前，呜噜呜噜地告诉了我一件事情，这时，老人说话已经有气无力，她眼睛里仿佛含着泪，只是不曾掉下来，她终于把什么都告诉了我——她说，我妈妈当初是把我“当”给他们老两口的，当时讲好一年期限，到期如果能连本带利还清，人就可以领回去。可是，她和我养父却偷偷地搬走了。后来，妈妈到处找我找不着，她急疯了。

听到这，我的心猛地一缩，但是我很快又平静下来。我对养母说：“妈不要说了，你就是我的亲妈，我不要那个狠心卖掉了我的妈妈。”

看见养母眼睛里那浑浊的泪水终于滴落在她那布满了皱纹的干巴小手上，我不由得想起妈妈那双由于长年泡在冰冷的脏水里而变得畸形的、十指向上翘起的红鲜鲜的大手。我安慰着养母，让她不要想得太多；但是，看得出来，她显然是生气了，在嗓子眼里骂了我一声“忤逆！”接着又絮絮叨叨地说开了：“我知道你妈妈在到处找你，心里也不好受，可是我太爱你了。”她说着，怀罪似地看了我一眼，眼睛里的泪水象断了线似地顺着满脸的皱纹横淌竖流，和青鼻涕混在一起，流进嘴里。我赶紧用毛巾给她擦干净。我找不出安慰养母的话来，只觉得眼睛里也上了浮云，这浮云带着暴雨骤然而至，我的视线变模糊了，我趴在养母的被子上哭了。

十一

养母死了，我把她和养父葬在了一起。在两位老人的坟前，我栽下了两棵小松树，让这两棵小松树留下来守坟吧！

离开坟地，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伊通河畔的堤坝上踽踽独行，这时，天幕将垂，夕阳晚照把西来东去的伊通河染成一片深紫色，

两岸上最先亮起的灯火把它们那不甚明亮的点点微光迷离闪烁在即将逝去的晚霞中，似点缀，似弥留；也伤感，也动人。

“忤逆！”我耳边又响起养母那抑郁低沉的声音。

人非草木。我猛然悟出妈妈当初把我“当”出去的道理。我的心颤栗了，我的良心受到了责备，它使我一直没有愈合的心灵上的创伤重新发炎，我为自己曾一度产生过的怨恨之心而追悔莫及。我决定马上动身去寻找我的妈妈，那怕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妈妈……

还有我那可怜的妹妹，你在哪里呀？你也在找妈妈吗？

打春了，天真冷，还能冷多久呢？

鹿 回 头

——鹿回头，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公元一九六八年，旧历二月初二，俗活说这是龙抬头的日子，我们一行三十几名青年，下乡来到了太子河边上的卧龙大队。这是一个靠山傍水的村落。进村那天，大队组织小学生和一部分社员搞了一个欢迎仪式，人虽不多，却也足以使人心潮起伏。第二天，队长根据我们的随身档案，分门别类地，一一安排了工作，我被分配去跟老羊倌放羊。队长告诉我，为方便工作起见，可以和老羊倌住在一起。我正要向他打听，老羊倌住在什么地方，只见一个小姑娘走过来，扛起我的行李，对我说了声：“走吧，我送你去。”说着，她只管在前边走了。我想要回我那捆的象牛腰粗的大行李卷。我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捆在里边了，足有七、八十斤重。可是，她已经走到头里去了，我只好拎着网兜，跟了上去，从背后看，她顶多也不过二十一、二岁，中等个头，瘦瘦的，二条大辫随着身子摆来摆去。我不忍心叫这么一个瘦弱的姑娘帮着我扛那么重的行李，紧走几步撵了上去。听见我的脚步声，她头也不回地开始